

戴笠傳的風波

● 喬家才

遺行二字惹出是非

民國五十一年姜超獄寫了一篇「戴笠（雨農）傳」，時任國防研究院主任、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極爲推崇稱讚，張其昀致函姜超獄說：「大作誠當代雄文，光綫逼人，極爲難得。戴公得此，亦足稍慰於地下。」然而部分戴笠的同鄉浙江江山人士認爲該文對戴笠將軍有侮辱之嫌，於是對姜超獄極表不滿，因文內有「遺行」二字惹出是非。遺行出自楚王問宋玉：「先生其有遺行與？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。」

辭源：「遺行爲之失檢者也。」

辭海：「遺行，可遺棄之行。按遺棄之行，蓋謂品行有缺點，爲衆所遺棄。」

憑心而論，不能以偏概全，因文中有遺行二字，即謂含有侮辱之意。原文：「稍長，豪放不羈，嘗浪跡異鄉，經年不歸，得多金，輒揮霍淨盡，匱乏時至不獲一飽。復得復如此。如是者有年，親故見其窮奢無常也，多以有遺行疑之，泰然不顧也。」

此乃形容戴笠青少年時之情況，因豪放不羈

，揮發多金，故親友疑其有遺行，並不是肯定他有遺行。姜著「我生一抹」二五結社：「風氣所扇，文溪高等小學中，亦盛行黨與焉。曰青年會，戴雨農爲魁，其時名微蘭，凡同學個個不羈者附之。曰競學社，黃雲騷爲魁，其時名龍驤，凡安分好學者附之。時予年十六，則隸青年會。」

三三好勝：「當肄業文溪時，與戴雨農同學一年，有一事受其影響至深，而獲益亦至大。時戴爲青年會會長，又爲校中唯一沿清制四年級班班長，在校中以才學著稱外，最以作文不屬稿名。予少好勝，竊慕而思齊焉。磨練經年，居然亦優爲。」

奇才奇文江山有幸

姜超獄字異生，江山禮賢鄉人，生於清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年），小戴笠將軍一歲，他們是江山縣立文溪高等小學同學。民國二年姜異生入文溪，戴笠係四年級最後一班四年級生，僅同學一年。抗戰時期，戴笠在重慶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長，姜任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第八組組長。來臺後，任總統府秘書多年。

戴笠傳係由毛萬里敦請姜異生撰寫，毛對這篇文章非常欣賞，認爲奇文，一再贊揚。他說：「有戴笠先生之絕世奇才，而後有姜異生之絕世奇文。江山有幸，出之兩奇。」

姜異生在文溪小學攻讀時，受戴笠影響，豪放不羈，加入戴笠領導的青年會。八年抗戰，戴笠功勳輝煌，名滿天下，爲戴笠立傳，認他有侮辱之意，豈非天大奇聞？戴笠天性豪爽好義，具有強烈的正義感與是非感，路見不平，必然拔刀相助，假如生在今日，亦很難爲社會所容納，況在幾十年前。親故對其行爲，多有遺行疑之，亦人之常情，他泰然不顧，毫不計較，姜異生以歷史家筆法，直書不諱，記實之作，值得一讀再讀。茲將姜超獄撰戴雨農傳原文附錄於後，以供讀者參閱：「雨農，先生字也。世居仙霞山麓，江山縣之保安鄉。本名春風，一名微蘭，其以笠名，則在投效黃埔時始也。抗戰而後，父老故舊，皆尊之曰戴先生而不名。少孤，賴母氏藍太夫人撫育以長，隆準怒眼，昂然不羣。髫齡受書，穎悟逾常兒。肄業邑中文溪書院時，方值鼎革前後，年才十餘，即知關心時務，報刊至，爭讀之。每

屬文，振筆直書，洋洋灑灑，從不具稿，尤長時論，傳誦同輩間。嘗結所親硯友，揭旨礪學，名曰青年會。附者可百人。序齒，先生居幼，而皆魁事之。某歲應試省立師範，題、試各言爾志，不逾時出。或問何對，曰，此易耳，希望希賢希豪傑而已。時年未弱冠也。稍長，豪放不羈，嘗浪迹異鄉，經年不歸。得多金，輒揮霍淨盡，匱乏時至不獲一飽。復得復如之。如是者有年，親故見其窮奢無常也，多以有遺行疑之，泰然不顧也。又數年，忽折節自守，奉母讀書，閒及生事。鄉里公益，亦有所致力焉。

「……總統蔣公，承國父命，創陸軍軍官學校於黃埔，重振革命。乃勃然而作，曰，男兒報國此其時矣。適蔣公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與師北伐，遂毅然辭母之粵。改名立，試不售。改笠，再試如願。入伍將終，演習於野外，得聞，各言所志。十九以英豪自負，先生獨願為衛士。語出，衆愕然。曰，予所欲衛者，我革命領袖耳。開國者國父總理也，建國者端賴我領袖蔣公校長也。卒業後，穎出軍門，所負漸重。每遇故人，恆以精鋼自況。曰，黃埔一洪爐也，我領袖蔣公校長，一大工程師也，我有今日，實工程師鍛鍊之賜也。其許身革命，與效忠領袖之誠，斯時已灼然可見矣。」

不居高位不貪顯名

「民國十七年，南都既定。總司令蔣公，重張北伐之師。先生命馳驅軍中，於情報之偵察，德則屢中，深得蔣公之器重。自是而剿匪、弭亂、

抗戰、除奸殲敵，屢著奇功。蔣公倚畀亦日殷。海內外之留心政情者，靡弗知我領袖蔣公左右有先生其人。而先生益自斂抑，不伐功，不矜謀，不居高位，不貪顯名，壹以忠於領袖與革命為歸。不謂勝利後之明年，以廣授機宜，南北過臻，竟以座機失事，殉職於京郊之岱山。時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也，得年僅五十耳。

「匪耗既傳，朝野震驚。總統蔣公，尤哭之慟，手書『碧血千秋』以誄之。國民政府並明令褒其勳勞，追贈陸軍中將，授集團軍總司令陣亡例，予以公葬。凡識與不識，悼惜之聲，久而弗替。自匪禍泛濫，政府東遷，我軍民人士，惕於往日之覆轍，時與斯人不作之歎，於其生前殊勳，往往樂道不置。其最膾炙人口者，當我政府從事安內攘外也，先生膺命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，負國家安全之責獨重。忠肝義膽，與僚屬以共見。恩威賞罰，一秉至公。奇材異能之士，爭為效死。匪跡於引車賣漿屠販廝役之流，隨奸發伏，制敵機先。為國家弭亂於無形者，不一而足。

「二十二年閩變之速平，二十五年百粵之歸順，是其彰彰較著者，而先生不居功焉。當我領袖蒙難西安也，人心惶惶，舉國鼎沸。曾傳叛將擬持領袖，有欲得先生而甘心之說。先生聞之慨然曰，領袖安危，國家存亡，革命成敗繫焉。予一切為領袖、為革命，死何足惜。臨衝閑閑，叮嚀左右善繼其志後，自京西飛赴難。大義格天，叛將為之氣奪。遂得安然待我領袖而還。人多譽為奇節。而終晏如也。」

「平昔燕居，嘗語所親，身負國家安全之重，不能不以邪惡為敵，生死早置度外。來日命運，非馬革裹屍，即橫死道路。死於臚下，非所望也。故自主持情報工作以來，行蹤飄忽，一如神龍。犯險履危，出入生死，視若無事。以是內外僚屬，感其忠義，為國捐軀者，先後千百數。繼志羣僚，則仰如父母，尊為神人，至今念其恩德不少衰。其行誼之感人，多類是。」

「先生雖出身黃埔，未嘗久習軍旅，而於部勒師干，則行若有素。抗戰時，組忠義救國軍於東南，遙領十萬之衆攻擾敵後。運籌帷幄，無讓名將。」

「勝利後，受命改編交通警察，而為維護南北鐵路之勁旅。其時匪軍之隱匿京滬地區而不得逞者，先生力也。又當太平洋戰作，我與盟邦協議，設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於我國，從事謀報、氣象、爆破與對敵心戰之互通聲氣。先生主其事，以策應美軍登陸為鵠的。散處前後方之執事者以千計，長空絕域，縱橫萬里，部署呼應，如在戶庭。其統御擊畫之才，中外之士，咸稱其不世出云。」

「姜子曰，吾國南中名山，首推仙霞。餘脈蜿蜒，五千百里。嶙峋磅礴之氣，獨鍾於江山，故自來多磊落奇節之士。惟以遭逢不偶，沒沒無聞，與草木同腐。其顯於世者，恆百十年而始一見。先生出類拔萃，竟得總統蔣公之知遇，展其雄才，靖獻國家。死則榮哀震世，公葬靈谷，詎非異數歟。不然，或將負有遺行之疑，齋恨以終。人生遭際，亦難矣哉，亦難矣哉。」